

子丁 著

雾里红尘

一个抗日传奇故事

一段鲜为人知的隐秘历史

一场沙场之外的战争交易与阴谋

山东文艺出版社

游外集

子丁 著

雾里红尘

一个抗日传奇故事

一段鲜为人知的隐秘历史

一场沙场之外的战争交易与阴谋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雾里红尘/子丁著.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6.8
ISBN 978-7-5329-5247-2

I. ①雾… II. ①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2418 号

雾里红尘

子丁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总编室)
0531-82098775(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8.5 插页/2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5247-2
印 数 1~1000
定 价 42.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楔 子	1
倭寇密谋	20
秀才殒命	40
灵柩遭劫	64
巧破炮楼	88
怒杀淫贼	108
初尝禁果	128
独闯黄部	148
大闹龙城	168
双雄遭陷	191
痴女寻夫	213
义嫁二男	234
双喜临门	255
神钟驱鬼	277
佛门问道	299

煮豆燃萁	320
卧虎拜阳	341
香消大海	362
异域情仇	382
天使变身	403
联手破敌	425
终 章	446

楔 子

夕阳的余晖洒满大地，秦罗河上坚硬的冰折射出浅酱色的光。一群孩童在冰上追逐着、嬉戏着，朦胧出许多诗情画意，他们恰似时光里的舞者，给眼下的安宁与祥和添加上标点符号。

天工寺的钟声响起，洪亮、悠扬而绵长，好像要把这安宁与祥和无限地扩展开去。

当牛镇第一盏华灯点亮的时候，零星的鞭炮声开始在人们不经意间响起，烹炸鱼肉的香气也丝丝缕缕弥漫开来，镇子的大街小巷给人跃跃欲试之感，要把酝酿已久的年的气息铺展到每个角落。

这时，从风寒岭方向飞来一队人马，冲在最前面的是一位花季少年。

路上的行人——不论是回家过年的游子还是外来逃荒者，抑或是采购年货的乡民，都自觉地为他们让开道儿。

马蹄踏起的黄尘在绛红色夕阳的余光里形成一条贯穿南北的云线，如一道不断延伸、膨胀着的脏兮兮的赤练，路上的行人被裹挟在里面，像是身处雾霾中。骑马人脑后的辫子几乎成了一条与地面平行的直线。正因了那一条条细短辫子的飞速移动，赤练看上去犹如复活了的飞龙。

马队进入牛镇，在全镇最气派的宅院——秦家大院门前停下来。

也就半炷香工夫，秦家大院响起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同时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全镇传开：宣统逊位，清王朝灭亡，现在是民国了！曾经是革命党出没的牛镇一下子惊醒、沸腾了，鞭炮声、锣鼓声此起彼伏，街灯亮起来，大街小巷一片通明，秧歌队、故事队、舞狮队，还有多时不见的摔二鬼都倾巢而出。直到夜深人们方才渐渐散去。

随着各种声响从古镇的时空里慢慢淡出，一个男人如丧考妣的哭声则像

从裂缝里冒出的寒风，让人心生颤意。人们听惯了儿童的哭声、女人的哭声，对这两种哭声的感觉已经淡然，甚至像生活中的调节剂，多少有点儿不可或缺的意味。而男人的哭声往往能刺痛听者的内心，让人不自觉地牵肠挂肚，心生怜悯。现在，整个镇子除了那个男人的哭声，好像一切都停止了。尚未进入梦乡的人们，无不停下手头的一切，支起耳朵悉心倾听。在哭声短暂的间歇里，还能听到牛蹄泉水汨汨涌动和潺潺流动的悦耳声音，与那个男人的哭声形成强烈反差。

哭声凄凄厉厉，呜呜咽咽，时急时缓，时高时低，没有停歇的意思。人们从这哭声里听出了无尽的冤屈、无奈、愤懑与悲伤，即使是天塌地陷、世界末日、失去至亲也很难悲痛到如此地步。此时此刻听着这样的哭声，人们的怜悯之心开始大打折扣了，犹如喝下落进老鼠屎的粥，有种说不出的恶心，也给今晚的喜庆气氛蒙上一层雾霾样的阴影。

哭声是从罗家传出来的，更确切地说，是罗世寅罗秀才在大放悲歌。当人们听出是罗世寅的哭声而不是其他男人在哭泣之后，便一下子释然了，甚至有点儿幸灾乐祸，好像这个时候罗世寅不大大地哭一场才是不正常的，才是不符合规律、违背了天意。而且，人们隐隐觉得，罗世寅会自杀。他没法接受这样的打击，他没法想象，一旦清王朝灭亡，革命党主宰这个世界，科举制度再也没有恢复的希望，他的功名，他的前途，他的事业，他飞黄腾达、中兴罗家的梦想都会行将就木，他构想的那个美好世界就会轰然倒塌、不复存在，他的生活就会从天堂猛地跌入地狱，那么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牛镇的人们，包括那些女人，包括那些咻溜着鼻涕的孩童，此刻睡意全无，盼着有一场好戏上演。在人们的期盼与等待中，终于听到罗世寅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救人啊，有人跳水啦。”牛镇的男人提着灯笼举着火把，或带着三齿钩，或拿着绳索，或扛着钉耙，从各自家里迈出来，向着牛蹄泉聚集。

秦家大院离牛蹄泉最近，秦家主政秦怀河第一个到达，他身后跟着才从京城回来的二儿子秦少仁和一帮家丁。罗世寅的女人陈氏给来人磕着头，哭声也变得更加凄切。

牛蹄泉水甘甜清冽，口感极佳，比普通井水强了数倍，镇上的人多半从

这里取水。保护泉水也就成了全镇共同的责任，有人往里面丢个菜叶都会遭人奚落、唾骂，就连那些调皮捣蛋的小孩子都不敢在这里造次，而投泉自尽，更是令人不齿的事情。人们打水不用轱辘也很少用井绳，而是直接拿扁担钩挂住水桶送到水面，左右摇几下，然后猛地往下一伸，水就满了。若打水之人不甚熟练，桶脱钩的事极易发生，所以不少人家里备了专门打捞桶的三齿钩。

人们陆续赶到。牛蹄泉四周灯火通明。

“唉，世寅呀世寅，让人说你什么好呢。大清完蛋搞民主共和，是人心所向，你犯得哪门子傻噢。”秦怀河一手捂着貂皮帽，防止被风刮走，一手拿文明棍敲击着石板，指挥大家捞人。被他敲碎了的冰屑飞溅起来，有的落入泉里，发出不易被人觉察的声响。

大家齐刷刷往汨汨涌动的泉内看时，只有一团蒸腾的雾气，哪里还有罗世寅的踪影！有人小心地靠近泉边，匍匐着尽量将火把往下探，也仅看到一顶瓜皮毡帽在水面打着旋。大家的心提了起来，十几个三齿钩沉到泉里，从不同角度打捞，其中一人喊：“捞到了，捞到了。”看那人吃劲的样子，确实钩到了东西，但提出水面一看，原来是一只桶。正在这时，有两个人的三齿钩绞在一起，只得同时提上来。

大家折腾了差不多半个时辰，连个人影也没捞到。

有人说：“八成是被黑龙吃了。”

陈氏听了这话，一下子背过气去。那些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女人围拢过来，掐人中，弯腿，捋后背，费了好大劲陈氏才苏醒过来。女人们七手八脚硬生生将她抬回去，七嘴八舌地劝慰。

“这种人死了也就算了，整天魔魔怔怔，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和他过个啥劲儿。”

“也不看看现在是啥年月，还梦想着考举人、中进士，真是痴心妄想。”

“那年咱镇上来了革命党，他充哪门子愣去告密，若不是秦怀河秦老爷说情，早把他给砍了。”

“你们罗家先前多气派，跟秦家不相上下，有那上千亩的地，生个一男半女的，这日子多滋润，非要考什么功名，把家底都快折腾光了。”

“你说你们两口子，都三十好几的人了，也不打算要孩子，是你没解怀儿，还是他不行？”

听了这话，陈氏哭得更伤心了。“刚嫁过来时，俺……俺也怀过孩……孩子的，可是，家里的大事小情他都不管不问，靠俺一个女人撑持这个家，结果累得小产了。他考了秀才还不知足，还要继续考取功名，后来干脆不跟俺同房了，哪来的孩子噢，呜……”

其实大家心知肚明，罗世寅的魔怔也多少与这个女人有关。当初父母给他们包办这场婚姻，罗世寅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对于陈氏别的都无可挑剔，就是嫌长了一脸的麻子。罗世寅就想考取功名，做了大官，也好娶个三妻四妾，免得天天对着麻脸度日。

再说泉边那帮男人，见打捞不着，准备鸣金收兵。就在这时，有个物体从泉水深处慢慢漂浮起来，大家全都惊奇地瞪大了眼睛。“快看，是罗秀才。”随着喊声，三齿钩一起丢下去，三下五除二将人抓上来。

几个人轮番将手放到他的鼻孔处，有的摇头，有的干脆说：“算了吧，没救了。”

秦怀河说：“试试看，死马当活马医吧。”于是将他面朝下放到早已准备好的牛背上，赶着牛乱跑乱窜，清水便从罗世寅鼓胀起来的肚子里一股一股地给颠了出来。最后居然有了气息。

“真是神了。”大家一边叹息着一边将罗世寅抬回家，褪去湿漉漉的衣服，露出瘦骨嶙峋的肉身，盖上被子，嘱咐陈氏赶紧熬姜汤给他喝。罗世寅尽管慢慢苏醒了，但依然满脸的呆滞，两只本来就大的眼睛此时瞪得愈发大起来，好像将有惊天的秘密从那里喷涌而出。

传来雄鸡的第一声啼鸣，突然的困意袭击了除陈氏之外的所有人，大家打着哈欠作鸟兽散离开罗家。

罗世寅一病就是数月，等他下床迈出家门的时候，显得比原来更加疯癫、呆傻。每每走在街上，他就像一个夜游者，总是不急不缓、旁若无人地直视着前方徐徐而行，或者更像一个为了终极目的而心无旁骛的人。偶尔也左顾右盼，看到路上爬行的蚂蚁或毛虫，都要盯上半天，要研究出个子丑寅卯似的。这时小孩子就会拿他开心，往他身上扔泥巴，投石块，或者拽他那根松

松垮垮的细辫子。

牛镇的男人全都剪掉了辫子，唯有罗世寅没剪，他自己不想剪，也没人敢给他剪。此时的他变得不修边幅，与先前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罗秀才判若两人。在牛镇人眼里，从前的罗秀才变成了罗疯子。人们茶余饭后拉家常，免不了感叹罗家的不幸：罗家真的完了，罗家的气数算是尽了，牛镇两大望族如今只剩下如日中天的秦家。

本分贤惠的陈氏整日以泪洗面，没心思打理家务，只得托秦怀河雇了一个管家。

疯了罗世寅最爱做的事就是去龙城。在那条当年康熙下江南修筑的官道上，时常看到疯疯癫癫的罗世寅穿着灰布长袍，目空一切地肆意行走。起初，陈氏还让管家郭长腿套上马车跟随，可罗世寅哪里肯坐？久而久之，只好随他去。只是每次带去的银两分文不剩，回到家仍跟饿狼一般饥不择食。有两次，陈氏让郭长腿先丢下手头的营生偷偷跟了去，看他都去哪些地方，钱都做了啥。

进了龙城，罗世寅首先去了文庙。文庙高大的门楼外墙上张贴着布告、通告、广告、大字报、寻人启事，其中江湖郎中的祖传秘方居多。总之从这里能看到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信息。再就是去青龙潭，那里有戏台、茶楼，是三教九流聚散之所。还有就是大车档，那里有戏院、妓院和小吃一条街。反正他去的都是热闹去处。

那天下着雾样的细雨，万物都朦胧起来，树叶在秋风中飘落，龙城街巷比往日冷清了许多。罗世寅正百无聊赖地走着，突然从胡同里窜出一帮乞讨的孩童，为首的是个尖嘴猴腮的男孩，十二三岁的样子。他们呼啦一下围上来，搂腰的搂腰，抱腿的抱腿，三下五除二将罗世寅按倒在地，等郭长腿反应过来，那帮孩子已把罗世寅身上能拿走的东西一扫而空，四散而去。郭长腿瞅准了领头的猴仔一路追去。郭长腿腿长跑得快是远近闻名的，可是没想到那个尖嘴猴腮的半大小伙子跑得也快，追了大半个龙城才撵上。郭长腿从他手里夺过钱袋，又一脚踹到地上，抡起拳头就想狠狠教训这个有娘生无娘养的混混儿。那猴仔见状，扑通跪倒，磕头如捣蒜，说爹娘死得早，跟爷爷一起过，爷爷又瞎又聋，靠他养活，把他打伤就没法照顾爷爷了。郭长腿看

这孩子一脸的无奈相，又觉可怜，掏出两个袁大头丢在他跟前，教导他以后莫做偷鸡摸狗、抢劫害人的勾当，遂把这孩子给放了。

郭长腿再去找罗世寅时，哪里还有踪影？正不知如何是好，猛然围上来一伙人，不由分说对他一顿暴打，还把钱袋抢了去。他吃力地爬起来，看到不远处猴仔正对他坏笑，便知是咋回事了。

后来罗世寅还是照样丢钱，若是不给他，他就拿家里值钱的东西去卖，没办法，每次只能变着法地少给。郭长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天他猛然想到，既然钱都被他人抢了去，何不自个儿在半道假扮强人将钱财劫下大部分，也算让老罗家减少点损失，但这事不能跟任何人说，包括陈氏。于是他提前埋伏在风寒岭的树林中，戴着头套夺下罗世寅的钱袋，将其中的八成装入自己的腰包，把剩下的两成还回去撒腿跑掉。罗世寅呢，则照常去龙城。

这样的日子过了数年，突然有一天，罗世寅还阳了一般，惊醒了一般，疯癫呆傻一下子不翼而飞了，变得跟正常人无二，甚至比正常人还要精神几分。有好事者就劝陈氏，赶紧给罗世寅准备后事，眼下的情形很像回光返照。这话传到秦怀河耳朵了，便把那传话之人狠狠训诫了一顿，说：“你知道世寅为啥这样？京城里正闹辫子军复辟呢。还是他那考取功名的心结作祟啊。唉，这人，怕是这辈子毁在这上头了。”

那天秦怀河派三姨太冯氏去劝说陈氏，让她莫要听他人嚼舌头，罗世寅只是过分看重科举追求功名而已，辫子军蹦跶不了几天，共和才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罗世寅听了漂亮的冯氏鹦鹉学舌，自嘲地笑笑说：“这世道真是反复无常，唯有学得真本事才是立家之本。我已过不惑之年，眼下还没一男半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这才是我今辈子最大的失误。贱内这些年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以后我要好好待她，好好做人，让罗家兴旺起来，也算对得起列祖列宗了。”

冯氏回去添油加醋学给秦怀河听，又很快传遍整个镇子，人们无不认为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对于人们的怀疑和议论，罗世寅一概置之不理，只一心一意过日子。虽然家里的大事小情他不管不问，全都由陈氏和管家郭长腿打理，但是，他不再为了考取功名打水漂一样地花钱，一改入不敷出的局面，罗家明显地殷实

起来。特别是到了夜晚，罗世寅很是认真地跟陈氏做爱，弄得陈氏既激动不已又特不适应。“无论如何咱们要生养几个孩子，毕竟这偌大的家业要有人继承哩。”每次做爱完毕他都跟陈氏说类似的话，陈氏自然是一百个赞成。

“若是一年半载还不能怀上，我就纳个小，你看如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罗世寅跟陈氏如是商量。

“你现在纳小我也没说。传宗接代的事我怎敢违逆？”陈氏一向逆来顺受惯了，自然是罗世寅说啥算啥。不过从此她便到处求神拜佛，天工寺、山神庙、龙王庙，以及附近庵、观，多次留下她三寸金莲的印记，就连牛蹄泉周边老槐树、老柏树、歪脖子倒柳树上，也有她趁人不备系上的红布条和从静尘法师那里求来的保子锁。

不知是心诚则灵，还是本该罗家时来运转，来年陈氏果真生下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婴，取名宝莹。又过了两年，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取名宝钰。两个孩子不仅聪明伶俐，活泼乖巧，而且长得俊美。是那种超凡脱俗的俊美，让人无法挑剔，难以形容，跟画上的金童玉女一般。人们见了无不啧啧称奇，心生疑惑——罗家两口子已是不惑的人了，一个瘦如麻秆，一个满脸麻坑，怎么会生出这等世间少有的漂亮子女？也有人猜测管家郭长腿人高马大，健壮如牛，怕是跟陈氏有一腿，但两个孩子白皙的肤色与郭长腿黑红的面皮吻合不起来。还有人说这是上天有眼，罗世寅虽然痴迷功名，五谷不分，万贯家财被他挥霍大半，但他毕竟饱读诗书，且多有善举，不乏君子之气，这些年没少接济桑梓四邻。陈氏也是谦和有加、知书达理之人，毫无富家太太做派，甚至没跟乡亲拌过嘴、红过脸。罗家在镇上尽管没秦家有威望，有权势，但有极好的口碑。罗家添这一双儿女，人们打心眼里替他们高兴。总之，牛镇人一致的感觉是罗家中兴有望了。

中年得子，罗世寅和陈氏对孩子更是疼爱有加，心肝宝贝一般。宝钰不满三岁时，就请了私塾先生教授两个孩子《三字经》、《百家姓》、琴棋书画、四书五经。一家人倒也其乐融融，幸福美满。

陈氏跟罗世寅商议，一个羊是放俩羊也是赶，干脆让郭长腿的两个孩子一块跟着学，儿女也好多个伴。二人自是一拍即合。同郭长腿一说，他先是摇头不同意，怕给东家添麻烦，后来禁不住两口子反复游说，勉强答应让儿

子郭松来。郭松九岁多了，也该学个仨核桃俩枣的，闺女郭珊不到三岁，小了点，等以后再说。谁知郭松不是读书的料，坐不住不说，还一听“之乎者也”头便涨痛。郭长腿叹口气道：“没办法，下力的命。”打发他回家帮娘干活，他却不肯走。陈氏对这个勤快孩子颇喜欢，说“不就多双筷子吗”，好说歹说留下来，帮着干些扫院子、挑水、喂牲口之类的活儿，倒也省了大人不少气力。这孩子天生有蛮力，才九岁已能轻松挑起两桶水，人们见了，都说这孩子长大了一定是个壮士。

郭松闲来无事便满镇子转悠，下河摸鱼、上树掏鸟、与孩子打架的事没少干，俨然以罗家子孙自居。镇上人见了，多会念及罗家恩德，对他犯的小错大都网开一面。

话说宝莹五岁生日那天，罗家破天荒地发生了争吵，一向懦弱、宽厚的陈氏，颤巍巍挪动着那双袖珍小脚，为宝莹裹脚的事，寸土不让地跟丈夫罗世寅较了真：“都什么世道了还让孩子裹脚，你咋就这么狠心、迂腐！让孩子遭这个罪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以前诸事我都不跟你计较，当年你给大太监李莲英送礼我都没拦，结果不还是肉包子打狗？”

“怎么能说肉包子打狗？那次我结识了他家保镖尚云祥尚先生，我们现在还有书信来往，将来肯定会有大用场。”罗世寅缓和了语气，像是低三下四地求太太，“这些年都怪我无能，把罗家糟蹋得不成样子，这你比谁都清楚，以后兴旺发达全指望这两个孩子了。要想兴旺发达，保住家业，就得有靠山。凭咱宝莹这美人胚子，将来做娘娘也说不定呢，最不济也能当个妃子。”

“还做你的白日梦，皇帝被赶下台都好多年了，哪里还有皇后、妃子？如今搞共和到处不安生，孩子在跟前我心里才踏实，你以后少打两个孩子的主意。”陈氏据理力争。

“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大清皇帝被请到满洲里，照常做他的皇帝，如今有日本人给他撑腰，要不了多久革命党就会完蛋，大清国还是原来的大清国。一旦皇上重返紫禁城，就会全国选美，那时肯定没人比得过咱家宝莹。”

陈氏将正在哭哭啼啼的宝莹揽在怀里，拿袖口擦着泪，铁了心地说：“我不管大清还是共和，也不管谁当皇上，反正让宝莹裹脚门儿也没有。当年我们这些女人裹脚遭的那些罪你们哪里知道噢，呜……”

罗世寅跺着脚，叹口气，知道拗不过，只恨恨地撂下一句：“好事坏在女人手里。”从此也就不再提这事了。

闲话少说，到宝钰八岁那年，罗世寅在给尚云祥的信中提出让儿子去习武，尚云祥愉快地答应了。陈氏自然还是舍不得孩子离开。

罗世寅语重心长道：“今逢乱世，书生已无用武之地，唯有学得一身武艺，方是看家本领，说不定能脱颖而出，做个开国将军也未可知。”

再说八岁的宝钰比同龄孩子高出大半个头，又跟郭长腿学了点三脚猫功夫，论比武摔跤，镇上的孩子没一个能及，就连长他十多岁、在牛镇谁都不怕、被秦怀河视为掌上明珠的秦家老五也佩服三分。管家郭长腿也说，这孩子有学武天赋，若遇名师，将来必成大器，不然就瞎了一块好料。陈氏听了，沉默不语。

听说让他去拜师习武，宝钰高兴得欢天喜地，恨不得马上启程。陈氏虽不像给宝莹缠足那样极力反对，但也始终没开口同意。最后罗世寅就跟郭长腿商议，说：“我看你家郭松也是块练武的好料，不如让他俩一块去，也好有个照应。”罗世寅见郭长腿有些犹豫，道：“一应费用皆不用你出，你只管答应就是。”

郭长腿也满心想让儿子学点本事，见东家如此说，也就不便推辞，遂应承下来。郭松大罗宝钰六岁，长得黑黑壮壮的，已经像个小大人了。陈氏见郭松一同去，心里尽管还是不情愿，也不便再说什么，只像母鸡护雏一样将宝钰搂在怀里不肯撒手，泪水“啪啪”地落在宝钰脸上。

宝钰抬起头，一边懂事地望着母亲，一边给母亲擦泪，道：“娘，儿子去学武艺，长见识，长出息，将来学得一身好武功，像我太太爷爷那样报效国家，光宗耀祖，又不是去做坏事，您应当高兴才是啊。”

“你太太爷爷？”一旁的罗世寅不由得问。

“就是唐朝大将军罗成呀，都说我长得像他，就连先生也这样说。我要向他学习，学得一身本事，打遍天下无敌手。”宝钰一本正经地说。

几个大人听了都笑起来。郭长腿摩挲着他的头，告诉他：“你太太爷爷喊他太太爷爷都不止呢，他若活到现在得一千三百多岁了。”

“一点不假，真个是罗成再世。”罗世寅说着，激动得眼泪流下来，“我儿

冰雪聪明，列祖列宗在天有灵会保佑你成大器的。”

吃罢晚饭，罗世寅把宝钰带到罗氏祠堂，让宝钰跪在列祖列宗牌位前，然后净手焚香。幽暗的烛光微微摇曳着，檀香的烟雾弥漫开来，将这充满尘封气息的祠堂变得更加朦胧，肃穆的气氛令宝钰大气都不敢喘。

等一切安排就绪，罗世寅也跪下来，嘱咐宝钰照着他的样儿做。爷儿俩三拜九叩毕，罗世寅声泪俱下地念叨：“不肖子孙世寅愧对列祖列宗，罗家在我手上家道中落，罪该万死，可我何想如此，也曾百般努力，谁知世事难料，如今礼崩乐坏，致使不肖子孙我仕途多舛，毫无建树。承蒙上天垂青，祖宗显灵，赐予吾儿宝钰，天资聪慧，相貌俊杰，当是天下无双，罗家大业传承后继有人矣，罗家兴旺亦在宝钰一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受锻造，哪成利刃？吾儿宝钰这些年已学得一些诗书礼仪，今逢乱世，以文取士废除殆尽，唯有习武方是正道，小则健身，中则保家，大则卫国，实为育儿、治家之策，还望列祖列宗恩允，护佑宝钰学成栋梁之材，学成之日定会家祭相告。”言毕，又是三拜九叩。

随后父子二人面对面坐定，罗世寅问宝钰：“孩儿，你可知这地儿缘何叫牛镇？镇前那条河缘何叫秦罗河？天工寺的钟声缘何能传那么远？秦罗两家缘何世代友好、亲如一家？”宝钰一边摇头，一边瞪大了好奇的眼睛等待下文。“你已长大记事，这些都该告诉你了。”随之，罗世寅对儿子讲了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牛镇所处乃风水宝地，自开天辟地便是兵家必争之所。当年姜子牙看准了这个极好去处，遂将子孙分封于此。东岳大帝黄飞虎到泰山主政，途经此处时被徐徐升腾的紫气吸引，禁不住驻足歇息。从这儿，北眺高山耸立，葱郁如黛；南望烟波浩渺，樯帆掩映；西瞧沃野万顷，嘉禾摇曳；东观山林密布，百鸟云集。真乃人杰地灵之所，世间仙境之地。掐指算来所见之山乃属泰山一脉，该处已是他的管辖范围，心下甚喜。想到丞相待己不薄，决心尽职尽责，除尽妖魔鬼怪，约束各路神灵齐心协力，保一方安宁，造一方乐土，让姜氏后裔及四方黎民永享太平。

不知不觉过了数个时辰，天色黯淡下来。黄飞虎忽觉口渴，四下寻去未见水井和溪流，而南面的河水又在数箭之外，遂命宝贝坐骑五色神牛发力掘

井。只见那神牛抖擞精神运足气力，两只前蹄猛然腾空抬起，又瞬间奋力踏下，随着一片光芒四射和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两个牛蹄形清泉顷刻呈现在眼前，泉水顿时汨汨涌出。主仆赶忙俯首狂饮，饮毕顿觉甘甜清冽，浑身清爽，精神焕发，气力大增，非一般山泉可比。

泉水蜿蜒向西南流去，成为秦罗河最小，也是最后一条支流。

当地诸神自恃众多，相信强龙压不倒地头蛇，便联络起来想给未来神主一个下马威，在牛镇以北近十里处排兵布阵，一字儿拉开，表面是迎接黄飞虎，实则是与其斗法。黄飞虎心知肚明，暗中施法御之，顿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随后天空现出一条白色巨龙，张口喷出通天水柱，大地立刻陷入一片汪洋，众神施法抬升地面，可他们哪里是黄飞虎的对手，最终不得不败下阵来。后来众神排兵布阵的地方形成一道西起卧虎山，东至秦罗河，高不足百米的山岭。南北有一条龙城到牛镇的官道，途经此处，道路两侧高出许多，官道也便成为一条风道，人们上得岭来，出身汗，经风一吹，十有八九要着凉，因此取名风寒岭。

秦罗河边原本有个偌大的村落，唐朝初年已扩展成远近闻名的集镇。镇子因牛蹄泉得名牛镇。贞观末年，太宗李世民连做数日噩梦，感觉四方有动荡迹象，叫来徐懋功问计。徐懋功坦言，天文地理、周易八卦、解梦问卜李淳风最为擅长，论道行无人能出其右。李世民便把李淳风找来一问究竟。李淳风掐指一算，大惊失色道：“不好，不日会出现十八路反王，必将天下大乱矣。”李世民顿觉非同小可，忙问李淳风缘由和破解之法。李淳风告知太宗，是他师兄袁天罡生前作祟。“当初皇上为四弟元霸遭雷劈之事有怪罪师兄之意，他感到冷落遂生怨恨，以云游四方为名，偷偷在要冲处建起坟冢，再施以魔法，每座坟冢出一路反王，危及我大唐江山。”李淳风沉吟片刻，道：“至于破解之法贫道倒有一个，只是没有十足把握，权且一试吧。”

太宗忙问何法，李淳风说在每个坟冢前修一座寺庙，寺庙内建一隐蔽的佛塔，或许能够镇住。太宗依计而行。

坟冢建在龙脉要害之隐蔽处，对李淳风来说找到并不十分困难，但分散在天南地北，北到胡地草原戈壁，南到蛮人山岳沟涧，东到靺鞨森林湖岸，西到羌蕃沙漠高原。李淳风费尽周折磨难，历尽千辛万苦只找到十六座，尚

有两座坟冢无处寻觅。要知道其中一路反王得逞，足以颠覆大唐江山。此时的太宗皇帝及文武百官无不心急如焚，但最着急的还是李淳风。那遗漏的两处就是后来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因其偏离了龙脉，所以这两处李淳风没能找到，这也是袁天罡预感到同门师弟李淳风对大唐王朝忠心耿耿，一定会想法破解，才故意偏离龙脉的，亦使得安史之乱能被郭子仪平叛，成为唐王朝虽受到重创可并未灭亡的关键。此乃后话，按下不表。

且说李淳风将四面八方建寺庙事宜安排妥当，这才来到齐鲁腹地的牛镇。镇子东北、秦罗河西北有座小山丘，叫龙停山，方圆仅里许，高不足六十丈。别看很不起眼，却是帝王禅地之所，能扼山河之命门。龙山山脉西北东南走向，蜿蜒数百里，龙山是龙头，这龙停山便是龙爪，把龙爪定住，龙就动弹不得。这里还是秦罗河四大支流汇合之处，牵一发而动全身。坟冢可激怒蛟龙兴风作浪，寺庙佛塔犹如定海神针，可保方圆之内波澜不惊。

龙山一带为南北要冲，中原门户，是最为关键的，李淳风哪敢掉以轻心？正因此处重要，袁天罡设了两座坟冢，一处在此牛镇，另一处在此牛镇东北百里外，也就是龙山山脉腹地的鹿鸣港。龙山、牛镇、鹿鸣港三者几乎呈等腰三角形，若把牛镇西北方向的卧虎山算进去，四者则构成相互牵制的菱形。若晴好天气站在龙山峰巅朝南遥望，秦罗河 S 状主河道尽收眼底，像极了太极图，而牛镇就是阴阳鱼阳面的眼，另一只阴面的鱼眼则在鹿鸣港，非凡夫俗子能知晓。

鹿鸣港响水寺刚刚开工，李淳风就急不可待地赶到牛镇，建设这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座寺庙，定名隐佛寺。原本算着还有四十九天修建时间，已是相当紧迫了，可到了这里实地细看，不觉惊出一身冷汗。原来龙山下的青龙潭与牛蹄泉相通，牛蹄泉之水便是龙山山水。自从有了牛蹄泉，青龙潭不再溢出。从青龙潭到牛蹄泉实为一条龙筋，袁天罡在龙停山建成坟冢，从地下与之相接，破解时效便大打折扣了，李淳风屈指算来，不算当日仅剩一天时间。这可如何是好？建一座寺庙还有佛塔一天时间绝对难以完成，若是放弃，必将前功尽弃，太宗怪罪事小，大唐江山不保事大。一向神通广大、顺风顺水的李淳风，没想到，到头来栽到亡人师哥手里，不由仰天长叹：“天灭我也！”准备以死谢罪。